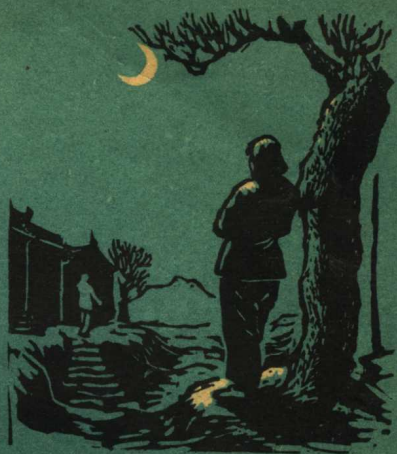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終身大事

西戎著

終身大事

西戎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太原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路十三号）
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
太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
※

开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5 $\frac{11}{16}$ 印张·100,000字

一九五八年四月第 一 版
一九五八年七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3,103册

统一书号：10088·152

定 价：五 角

統一書号：100

定 价：五

目 錄

蓋馬棚	(1)
姑娘的秘密	(28)
行醫事件	(50)
王仁厚和他的親家	(68)
夫妻夜話	(91)
終身大事	(99)

蓋馬棚

天快黑了。龙王庙的正殿里，农业社的社員大会，还没有开完，社員們交头接耳的小声議論着，会上好象是又碰到了难解决的問題。

靠窗台放着的高桌旁边，站着一个年輕人。他长得很結实，穿着一身退了色的黃軍装，胸脯上还戴着几枚閃閃发光的銅章。他用那使人感到有几分威严的目光，扫視着全場，并且学着有些首长講話的腔調，不断地招手催促大家：“誰对这个問題有意見？啊？快講，啊？”

这是牛三虎，春天刚从部队上轉业回来，是今年冬天轉高級社时，新选的农业社副社长。小伙子只有二十六七岁，干工作很卖力，秋天在党支部领导的防汛搶收工作中，担任过指挥大队长，任务完成的很不錯，还受到了县委的表揚。可是他有严重的缺点，也許因为人还年輕，做起工作来，总不免有些急躁情緒。一件新的

工作來了，不管群眾思想通不通，爽個決定，說干就干，逼得非常緊。農民總歸不是戰士，不可能样样工作都那樣順心應手的听话，遇到困難，他便着急、发脾气，瞪眼跺脚地抱怨群众落后。他虽然是一片热心为工作，但是群众对他，相反地越来越不满意起来。

在今天这个会上，也和往日差不多，布置了好几件工作，都是他一个人，“啊啊”的在宣布社委会的决定。会场里很沉静，大家都呆呆地坐着，好象也没有人想要说话。只是当他最后宣布要把張德厚老汉的四棵柳树收归社用的时候，会场里的气氛，才显得有些紧张起来，人们不那么安静了。

墙角里有人站了起来，問道：“喂，我能不能发言說两句话？”这是張德厚老汉，都曉得他有一付怪脾气。听他問話的口气里，是帶着几分激怒的意味。

“简单些，啊？”牛三虎不滿地掄了德厚老汉一眼。“好，”德厚老汉搶前一步說：“你們是領導人，决定事情是根据那一章那一条？也給老百姓說清楚呀！”

“这用不着你管，收你的树，是会上决定的。”

“可是你們也該調查一下呀，我那树，是計劃今年盖房給我三儿子……”

沒等老汉說完，牛三虎不耐煩地連連摆手：“算了！算了！別嘮苏了！啊？現在咱們不是討論你的家庭問題，社里的事，比你的家务事当緊！”

德厚老汉楞了一楞，不服气地說：“这样說来，你

們是非砍我那四棵樹不行？”

“對！”三虎肯定地說：“決定了！”

“好吧！”德厚老漢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，“既是決定了，我還說什麼，你們砍吧！”說罷，從坐着的人堆里跨了出來，準備往外走。

坐在高桌旁邊的一位年輕婦女，趕忙站起來攔住德厚老漢，說：“大伯，你上那里去？不要着急，有意見慢慢講！”她回頭對三虎小聲說：“我看這件事，等社長開會回來再處理行不行？”

三虎立時瞪亮了眼睛，大聲說：“社長回來也得这么干，他也不能說不叫蓋牲口棚，把牲口凍死！”

德厚老漢見三虎對女副社長秋香的意見也是這樣不加理睬，難受地說：“你們不用說了，如今是有理沒理都該處說了，你們還看見我有什么好東西，決定一下，都拿去算了！”

他一邊往出走，一邊叨叨。秋香跟在後面，仍然耐心地解釋着說：“大伯，你不要氣，如果這件事決定錯了，也還可以糾正。”

三虎一下漲紅了臉，指住秋香，“什么錯了？啊？沒有錯！要他的几棵樹，是為了給社里蓋牲口棚，給全社謀利益，有什么錯？社里几十頭牲口值錢，還是他那几棵樹值錢？啊？再說地都歸了社了，几棵樹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真太自私自利了！”

德厚老漢听着，臉都氣得煞白了，猛回頭來，用

手“拍拍”打着自己的臉說：“我自私！我自利！我落后！”

这举动給了三虎个下不了台。三虎气冲冲地一步跳到門檻上，大声喊道：“还没有散会，是誰叫你随便走，啊？”

“誰？”德厚老汉在院牆口站住了，轉回身来，把大腿一拍，說：“肥在我身上长着，要走要在都由我，这你們可决定不了！”

“你胡說什麼？啊？”三虎气怒的臉，漲得更加紅了，眼睛也瞪得更加大了，想要追上去把德厚老汉拉回来，可是当他看見了站在門口的女副社長秋香、眼睛里閃着泪光，責难地盯着他的时候，他站住了，生气地向房里的人們揮着手說道：“散会！散会！”气呼呼地把捏在手里的筆記本，狠狠地往桌上一甩，不高兴地说：

“哼！我早看出来你对我有很多意見！痛快点，有什么現在說，不要处处打击我，和我作对！”

秋香望着三虎那激怒的臉，听着他那莫名其妙的抱怨，心里感到又难受，又生气，低低叹了一口气說：“你呀，你呀！你太不了解人了！”

二

秋香今年二十三岁了。个子不高，长条儿臉，人模样长得不算很漂亮，但皮肤很白，显得非常秀丽。她結

过一次婚了，丈夫原在乡供销社当会计，因为贪污货款，被群众送进法院判了徒刑。秋香气恨丈夫这种不道德行为，去年冬天就和他离了婚。现在一年多了，还没有找下对象。村里也有几个青年追求过她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都吹了。大家都说秋香眼高，想找个大干部，可是自从牛三虎转业回来参加了村里工作以后，秋香就非常关心他。三虎无爹无娘，有时候工作忙起来，就顾不上回家去做饭，秋香从家里吃饭回来，总是要捎块饼来，但她又不好意思直接送给三虎吃，总是装着给三虎尝尝她烙的饼香不香。可是牛三虎呢，真叫秋香生气，他仿佛只知道工作，要不就是瞪亮了两只眼睛和人发脾气，对于秋香的一言一行，他虽然也有些不同的感触，但是他并不能肯定这就是秋香爱他的表示。因为村里曾经追求过秋香的几个青年，比起他牛三虎来，文化水平高，人样长得也漂亮，结果都弄得吹了，他，文化水平低，过去家里穷，如何能使她喜欢呢？再说秋香和他在一块工作，特别是这下半年，总是挑他的毛病，觉得他干的什么都有缺点。既然处处使她讨厌，如何能谈到她是在爱他呢？

正殿里开会的人，都已经走净了。三虎依然沉着个脸，坐在桌旁的长凳上生气；秋香还是站在房门口，眼睫毛湿津津的，两手不住地擰着她那又黑又长的辫梢。

秋香心里很难受，她深深地爱着他，她喜欢他的忠诚、肯干、能吃苦，她不是他所想的那样，有意和他为

难，相反正是因为爱他，看见他工作中出了毛病才常常说他。譬如今天这件事，秋香也并不是没有想到社里的困难，新入社的四五十头牲畜，都还在院子里露天喂着，眼看天气冷了，找不到圈棚。要盖牲畜棚，社里又缺木料，买木料，一来没钱，二来也不好买，如今村村转高级社，木料很缺。怎么办？三虎在社务委员会上提出在社员身上想办法，把德厚老汉的树归了社，砍倒就够盖个牲畜棚。虽然当时秋香提出疑问：说这样做不够妥当，德厚老汉不愿意怎么办？三虎马上就批评秋香，说她是小脚女人，赶不上时代的发展，如今土地都入了社，谁还心痛那几棵树，保险没问题！秋香虽然再三提出不同意见，三虎和另外几个委员，坚持要这样作。

“可是事情的发展，并不那么简单啊！”秋香想到这里，她忍不住，用责备的口气对三虎说：“干一件工作，总是以为你想通了，别人也都想通了，要照这样干，以后还要碰大钉子哩！”

“怕碰钉子，啊？”三虎把头猛抬起来。“在战场上，子弹都碰过，也没有把我怎么样！一不作二不休，树是非砍不行！”

“出了事怎么办？”秋香吃惊地问。

“我负责！”三虎把胸脯一拍，站了起来。

秋香说：“再这样，群众更对你意见多了。”

三虎冷笑了两声，讥讽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当的是送人情社长，我当的是得罪人社长，不过我是为工

作，誰也不能把我怎么样！”

秋香見三虎把她的意思理解偏了，冷靜地解釋着說：“我不是說你蓋牲口棚不對，也不是說德厚老漢的樹就不能用，我是說你的這種作法，叫人家受不了，特別是咱們當領導人的，更應當……”

三虎不耐煩地把手一搖，打斷她道：“用不着你給我當政治委員！”

秋香被頂的難受極了，噙着兩眼淚，生氣地說：“好，咱們仍說不成，等社長開會回來再說，不過我希望你暫時先不要冒干。”

三虎說：“社長要一年不回來，我們就什麼也不用干了，啊？”

秋香再一次提醒他說：“這件事影響很大，我求你還是……”

“出了事，有我；錯了，我檢討！”說罷，氣沖沖地走了。

三

只隔了一天，問題便發生了。

這天上午，秋香修水渠回來，路過柳樹坪，忽然聽見前面“唢囂”噓了一聲，看時，一大股黃塵，從德厚老漢的地里，烟霧般卷騰起來。秋香吃一驚，心里不安地說，“壞了！三虎不聽話，真的去砍樹了。”

她三步并两步，急急忙忙走到树下一看，原来不是三虎，是德厚老汉和他三儿子。

“大伯，”秋香笑着奇怪地问：“你是给社里砍树啦？”德厚老汉依然砍他的树，仿佛没有听见。

秋香觉得这神态不对，便又慢慢地问：“大伯，这是三虎叫你砍的吗？”

德厚老汉好象被问得不耐烦了，狠 狠 地 把 斧 头 一 摔，“看你这孩子，开口三虎，闭口三虎，他又不掌生死簿，树是我的，我要什么时候砍都由我。”他举起微微发颤的手，指着前面，又说：“地归了社，树可是我的，毛主席来我都有说的，哼！”说罢，拐了秋香一头。

秋香很了解德厚老汉的脾气，怕把他那毛火惹起来，再没有敢多问什么，返身便走。一路走，一路想，更觉得三虎处理这问题是太轻率了。因为德厚老汉还不同别人呵！

德厚老汉外号人叫“不好惹”，他一輩子身上发生的怪事，说起来叫你好笑，也叫你生气。远的不讲，譬如去年他单干时种麦子，社里动员叫他种陕西来的优良种，他根本不听，结果社里麦子早就黄了割了，他的麦子还是一片青。社员们说了两句刺耳的话，老汉惹毛了，把一块还没有黄了的麦子，全部青着割倒。老汉瞅着那青绿青绿的麦穗，拿起扁担，狠劲地捶了起来，嘴里还不住地骂：“不黄不黄！你 就 不 要 黄！”一会光

景，把麦穗打得溅了一地。他扛着空扁担回来了。又有一次，老汉下沟里去担水，走到半山坡上，忽然担钩断了，有一只水桶，顺着山坡咕咕轆轆地滚了下去，老汉提了另一只水桶，在后面追赶，水桶滚到一块平地里，眼看就要停住了，老汉跳下去，伸手正要去抓，水桶正好滚在了地畔上，没有停稳，搖幌了两下，一翻身，又从山坡上滚了下去。这一下，把老汉惹毛了，站在地畔，眼看着水桶滚到了沟底，他才怒气冲冲地跑了下去，走到水桶跟前，先用手指着水桶质问道：“你有本领再给我往下滚，怎么不滚了？”说时，弯腰从地上端起块大石头来，照着水桶砸了下去，嘴里骂着：“这一下我叫你滚！咱们看谁厉害！”水桶被砸得粉碎了，老汉似乎觉得心里还很痛快。秋香想起了老汉这些在村里传为笑谈的事，不由得为今天这件事憂愁起来。

走回村里，秋香急着去找三虎。正好三虎也是刚下地回来。秋香进门，屁股还没有坐稳，开口便責备三虎說：“主观办事，冷手抓不住热饅饅，問題来了！”

“怎么啦？”三虎莫名其妙地問。

秋香把德厚老汉領着他三儿子在柳树坪砍树的事一講，三虎便把眼睛瞪亮了。在地上連連躁着脚，說：“好自私的家伙，啊！連这么几棵树都舍不得，这还走什么社会主义！”他生气地坐在小板凳上，用手撑住头，懊恼地抱怨着：“社是我一个人的？啊？他們都看不見几十头牲口，在露天里喂着？啊？”

“你是社長，你能看見，要叫社員們看見，怕不是這樣做法。”

“怎樣個做法？”三虎又激動了，怨恨地說，“你們都是會放馬后炮！”

秋香說：“該先打通思想。”

三虎不屑回答地把身子猛一轉，“又是你這一套。”

他對秋香，本來就有一種看法，覺得女人們，總是說得多做得少，而且每當工作中出了問題，她總是比別人聰明，說人家這也不對，那也不對。如今他把工作干了，人家沒有干，倒落得滿身不是，這工作還干得有什麼意思，于是他難受地說：“你們都對，我錯，我錯！如今我是豬八戒照鏡子，里外不是人了！”

這句話，把秋香又刺痛了，心里一陣難受，禁不住眼里含着淚說：“三虎，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不懂解人。”

說罷，溜下炕來，正要往外走，頂頭生產隊長邢保山跑進來，說社長張有生從縣里回來了，叫他們倆都去談工作。

秋香偏過頭去，怕保山看見他哭過的眼睛，很快走了。保山對三虎說：“天氣太冷，土坯不能打，看誰家有，先借上用吧！”

三虎生氣地說：“不能打不用打了，牲口沒有圈棚，叫它在院里過冬，反正凍死了也沒人心痛，人家都

对！就是咱不对！”

保山見三虎气色很难看，話中有話，便問：“又出了什么事？”

三虎沒有回答保山的問話，气恨地揮着手說：

“去，德厚老汉在前坪砍树，你去把他叫回来，就說我說的，啊？叫他立刻回来！”

保山忽然把头凑过来，小聲問三虎道：“我听說是秋香叫人家去砍的，怎么又叫人家回来？”

三虎惊異得瞪着眼：“你听誰說的？”

保山說：“今天前晌我們打土坯，德厚家大孀这么給我們說的，說树是他家的，秋香准了叫他家砍。”

“是秋香？好嘛！”三虎狠狠地踩着脚，猛地把保山一推，保山猛一踉蹌，差一点倒出門外去，急着說：

“快去，快去，把德厚老汉叫回来！”

“他要不回来呢？”保山无把握地問。

三虎生气道：“不回来拉回来，今天我斗不过他們，就不姓牛！”

保山走后，三虎一个人在家，飯也无心做了，肚子也早气飽了。在炕上躺了一会，躺不住，爬起来在地上坐了一会，也坐不住，准备披件衣裳往社里去找社长張有生。可巧他常穿的那件旧夹袄，又忘記了放在那里，东找也沒有，西找也不見，心里本来有气，衣服那里也找不到，气更大了，覺得房里的所有东西都不順眼，于是乒乒啪啪，凳子踢翻了，柜子扳倒了，被子扔到地下

了，最后，总算在炕角找到了那件旧夹袄，这才停止了
他那气怒的发泄，往农业社里去了。

四

农业社的院子里，到处都拴着新入社的牲畜，有的站着，有的卧着，因为天气冷，有的牲畜缩成一团，皮毛也不如暖天那么光泽好看了。三虎走到几头小牲畜的身旁，伸手在它们的身上、头上摸了摸，觉得它们冻得有些发抖，心里难受极了，骂道：“人都不长良心，这工作不能再干了。”他走到正房门口要找社长张有生，訴一訴滿腹的委屈。推門一看，見秋香坐在社长有生身边，不住地拭泪，社长张有生正在对秋香說：“不要难过，你作的很对……”見三虎进来，便不說了。

三虎沒头沒尾地听了这么几句，以为秋香在有生面前說了她的坏話，內心的激怒，早已按捺不住了，滿臉怒色地冲着有生，第一句話便說：“社长，这工作我干不了，把我牛三虎的副社长革了吧！”

“三虎，”有生走过去，把他拉到炕边坐下，笑着說：“发生的事情，我都知道了，你来了正好，咱們研究研究，你不要急，也不要生气，我們才說你办事情性急，沉不住气，看，你倒又是这样！”

“我早知道有人看不順眼，”三虎瞅了秋香一眼，
“干脆，把我这副社长撤了，我当个好社員，叫人家有